

李劲堃

如履薄冰,大事精于细作

静下来,重新面对一张白纸

李劲堃有着很多职务和头衔,但他首先是一位画家。他的工作室藏身于广州河南的一个社区里。“工作室是艺术家的栖身之地,他一生中最好的时间很可能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在一天繁忙的社会事务和管理工作结束后,李劲堃都要回到这里,回归艺术家的身份,“冷静下来,抓紧一点时间,重新面对一张白纸,从一条线、一个点着手下笔”。

他的工作室风格简约,细则别具心思。在一处因大块玻璃破损的缺口处,李劲堃伸出一小平台,干脆放上茶几,潺潺流水萦绕,以水的形式打破空间框架。

暖黄色灯光照耀装点着四处的绿植,安静、平和的环境恰如画室主人的脾性。李劲堃说,自己的性格很大部分

《长江之歌》
李劲堃、林杨杰、
莫菲、黄涛
300×800cm
2020年



受到父亲李国华的影响。“父亲看待和处理名利非常淡然,这品质至今对我有所提醒。他不希望把太多的时间精力花费在社交上,这也造就了我不善社交、不喜热闹的性格,只是为了开展工作,我要做大量的与人交流的互动。”

李劲堃按不同的创作需求在画室设置了功能分区:进门的一处创作空间里,四周是摆满书籍的内嵌式书柜,一张半身高的大型创作台占据了房间的主要空间,这里是进行案上绘画的地方。

再往里走,又是一个面积近似的创作空间,但一张白色

毡毯在地面铺展开来,一尘不染。李劲堃可以光脚走上去,俯身弯腰在地上挥洒笔墨。

2016年,时年58岁的李劲堃当选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然后陆续就任广州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省文联主席等社会职务。但近年来,他依然在这间工作室创作出了《珠江胜景》《长江之歌》《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等大型作品。李劲堃坦言:“身兼多岗位,我只能做减法,确保重要创作和重要研究。”因为研究的画家、作品多了,他对自己创作的要求也更加“高、深、尖”。



李劲堃 生于1958年,广东南海人。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州美术学院院长、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代表作有《大漠之暮》《淡淡花雨扑面来》《幻象》《良宵》《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等。

艺术创作从不为摹仿者“留座”

志走上艺术之路,认定“大丈夫应如是”。

“折衷中西,融汇古今”,革命、兼容、创新是岭南画派的核心艺术主张。从《大漠之暮》《幻象》《良宵》等获奖作品,到欧洲写生系列,再到近年的大型创作,生长于斯的李劲堃深知其中奥义,并践行在艺术创作之中。

身为岭南画学传承者,他却曾有过“叛逆”的阶段。

1991年,李劲堃与黄一瀚、方土、周湧、陈新华等人共同发起“后岭南派”的概念,试图寻找在传统国画构图形式、水墨效果上的突破,被时人称为“新水墨现象”。

“当年肯定是要受到非议的,这跟美术史上的任何类似现象一样。在业界甚至有人

说我们是‘反骨仔’。”时隔多年,李劲堃这样看待,“正是起初的争论,或许让我们在广东美术发展史里留下了重重一笔”。

“后岭南”首先是一种革新求变的文化精神,而这恰与岭南画派的主张一脉相承。如今,李劲堃和当年的同道者们已纷纷成为广东艺术界独当一面的骨干人物。

当李劲堃面对自己的后辈、学生时,也会将这段个人经历作为案例,告诫他们多思考、多尝试,在艺术探索上敢于“犯错”。“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前辈,但这不意味着自己的绘画要跟着他们去做。为什么要画得跟别人一样?艺术创作从来不为摹仿者留下座位。”

李劲堃不仅仅是一位画家,他还肩负着弘扬岭南画学的使命。

在任广东美协主席期间,李劲堃亲身见证广东美术界进步的点点滴滴。通过“多馆联动”机制,参与组织策划《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主持策划《大潮起珠江——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广东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等重大展览;推动广州美术学院成功获批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填补了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华南地区美术学和设计学科博士点空白等。

工作室门外,明代“羊城八景”之一的琶洲塔与当代城市地标广州塔遥相对望。正如李劲堃对艺术的理解:传统与当代需要交汇融合。

在当选广东省美协主席

的致辞中,李劲堃将当下弘扬岭南画派精神的方向概括为“直面当代、立中研西、以古鉴今”,今天中国文化完全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去看待世界、解释世界。他还认为,艺术体现了一个地区的文化水平和精神风貌。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开篇,应该从广东写起。

以画家的身份进入到学术策展、美术史研究,被李劲堃视为人生最大的改变。作为岭南画学“根正苗红”的后起之秀,他在岭南美术的脉络梳理上用功甚勤。

这十年来,李劲堃多从学术的角度策划大型展览,如《山月丹青——纪念关山月诞辰100周年艺术展》《百年雄才——黎雄才艺术回顾展》《扬时代之光——杨之光艺术研究展》等,都以很高的学术含金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良宵》李劲堃 1999年

“老一辈画家们从来没有把创作当成向社会索取的方式。他们把画画放在心里,一直在思考用自己的艺术服务社会。”李劲堃自小接触关山月、黎雄才、陈金章、梁世雄等父辈前贤,进而立

E-mail:hdzk@ycwb.com

【大珠小珠】林墉 广州画家

黄永玉诗语录

画家黄永玉家中多养小动物,客叹其饲养有术,佩服之至。黄永玉附耳语:“饲养之秘,乃在多买。”

黄永玉家曾养一喜鹊,不入笼。夫人梅溪浣衣,鹊跳足旁,入屋则相随,伸手即停驻,俨然有人性。惟喜啄女性腿足,女客多受其惊吓。又曾养一猴,梅溪为其织毛线背心,时在广州华侨大厦,某日入室,猴不见,遍寻无获。忽抬头,见毛线背心挂在衣架上,再上视,则猴立衣架顶上,眼闪忽有光,呈得意状,盖猴学人样,入室脱衣挂架。又养一红嘴大鹦鹉,能以四川音发声问好。又养一西洋狮子狗,剪去脚毛,修其头尾,使之与绵羊仿佛,惟小巧如猫儿,殊少见。又养一广东佛山大沥墟之沙皮狗,其狗皮不着肉,略为抓搓,则皱褶奇多,小小

狗儿,面相奇老,亦是奇物。1980年中秋,黄永玉客是日过广东画院余之画室,挥毫漫谈,大快意,忽语曰:“请张纸,吾有大馈赠。”即画余画室北窗外流花湖景,题云:“流花水影,尽收北窗中,此乃林家花园,慎护养之,传子子孙万代……”掷笔笑曰:“此非大馈赠欤?偌大湖光,归为林家,尔大富矣。”余从此以得北窗内景色为己业,并颇为“珠湖小室”。

黄永玉言谈多谐语,尝言

京中某教授,小儿病咳,保母外出,

嘱咐其届时喂药。倏忽,保姆归,

见教授抱小儿摇晃不息,汗

颜失色。保姆异而问之,教授曰:

“嗟乎!余按时喂小儿药,

及后,偶持药瓶细玩,忽见有

小字曰:“服前摇匀!”尔行前未

言及此,所幸者余及时见此字,

现即抱儿摇匀补之,倘未然,则

甚矣!”且摇且言,太息良久,保

姆缄口笑而不语。

【夜阑听风】彦火 香港作家

《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社会学问题

《爱,是不能忘记的》可视为张洁早期的代表作。

小说写男女主角相遇在各自有家庭之后。男的出于对老工人的恩情,娶了工人的女儿;女的因遇人不淑而离婚,两人相遇、相爱。

但男的为了妻子的幸福,更为了世俗的道德观念,割舍了这段爱情,两人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后来男的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女的从此悒悒寡欢,带着到天国去相会的念头,快乐地死去。因为在那,他们“再也不必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自己。

有人认为这篇小说“宣

扬男人背弃妻子另觅新欢,女人企图占有有妇之夫”“居然出现了女人沉溺于追求有妇之夫,男人则置自己的妻子于不顾,去爱别的女人……”

评论家黄秋耘针对以上说法,严正地指出:“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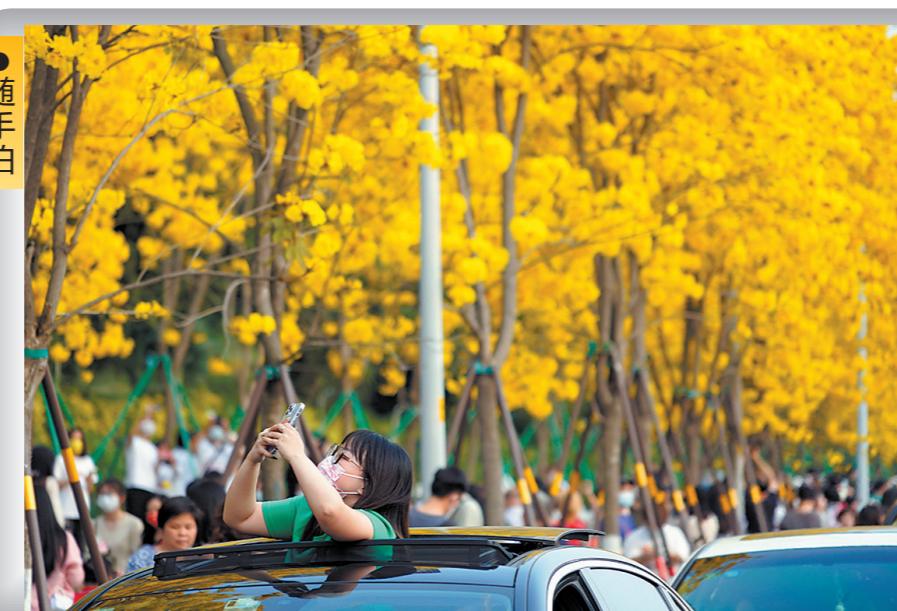
它之所以令人震栗,是作

者的笔触深入人的感情最

神秘、最微妙的地方,同时也触

动了传统道德观的敏感神经。

●随手拍



花城花开

□图/文 章海军

近日,花城广州春暖花开,洲头咀公园滨江西路两旁的黄花风铃木怒放,遮天蔽日,绵延千米,蔚为壮观,吸引了许多市民前往赏花打卡。在停车场处,有乘客探出车窗,拿出手机拍摄,记录美好春光。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wyb@163.com

【不知不觉】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近些年,我们

视野里的“城市传”

渐多起来,《南京

传》《北京传》《广

州传》……更多的“城

市传”在酝酿和撰写中。

这些传,是以何种标准来选择创作者的,不很清

楚,但读起来与既往的方志、城

市历史书籍的区别却是明

显的。

就像这些“城市传”的灵感与催

生,多半与那部英国作家彼得·阿勒

罗伊德的《伦敦传》有关,部分发

在《收获》长篇小说2022春卷。

她将目光集中在成都的

沧桑屋檐下,投射在它的

砖石与阡陌之间,寄托于对碧水、

城楼和往事的感叹上,读者可从其

中重要历史人物的情感踪迹与物理

踪迹两条线路,领略一座西南大城

的城市气质与诗性空间结构。

教堂到伦敦佬和流浪者。从移民、农民和妓女到大瘟疫、大火和二战空袭,层级架构的细节,讲述出这座城市独特的自我来自何处,而读者仿佛站在2000年伦敦的大街小巷,近郊远郊,站在哪里,哪里就有一桩桩轶事随着时间汩汩流出来。

散文家蒋蓝《成都传》的策划也与《伦敦传》有关,部分发在《收获》长篇小说2022春卷。她将目光集中在成都的沧桑屋檐下,投射在它的砖石与阡陌之间,寄托于对碧水、城楼和往事的感叹上,读者可从中重要历史人物的情感踪迹与物理踪迹两条线路,领略一座西南大城的城市气质与诗性空间结构。

用文学创造“纸上城市”

享誉世界的英国女探险家伊莎贝拉·伯德,曾反复描述过清朝时候成都的宏伟,还有迷人的香气,那香气来自舶来品的香水店,更来自奇特的麝香。民国初年,从康定运到成都的麝香,每年大约在5000市斤。在这样一座混合着香水、麝香味道的城市里短暂生活,伊莎贝拉·伯德干脆换上了中国清朝的女装,她渴望像中国人那样,漫步街头。

蒋蓝说,城市传首先是民

众传,“作家的工作就是要超越城

市建筑、历史、地理、规划等各个学

科的壁垒,回到文学语言的空间叙

事,有规划地创造我们的纸上建

筑、纸上城市。”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邓琼 文艺

拿出来的作品,就是自己的历史

人生的“冰山一角”。他们不仅仅是艺术家,也可能是一个文化领域的推动者,一个地区文化的引领者,甚至是社会与文化进步的参与者。只有拥有大我,才能承传小我。

▶主题创作

羊城晚报:近年来,您创作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等大型作品,从事这些主题创作的感受如何?

李劲堃:广东美术界历来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通过创作让大众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是我们艺术家的责任。在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重要创作的遴选时,我根据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的意境,创作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毛主席诗词不但朗朗上口,而且画面感很强,是艺术创作里的经典主题。创作《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时,我就想把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中取得胜利的画面感表现出来。在这幅作品中,应用了我在“后岭南”时期的泼彩技术。远看作品是一幅壮阔的山水画,当视角移近,可见在山沟之下,仁人志士以鲜血和生命进行斗争的画面。

我采访过很多老红军,他们的回忆让我十分感动。我深深感到,在创作这类题材的时候,不能闲云野鹤般地随意去画,而要根据不同的创作主题来确定技法。也许有人认为浓墨重彩的创作技法已经不时兴了,但当艺术家想表现深刻的题材时,又岂会在乎过时?

▶大我与小我

羊城晚报:这几年来,您遗余力为岭南画学前贤、广东画坛群体做展览做研究,自己却少有个展。

李劲堃: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独处的人,而当我进入社会角色的时候,要求做到“克己”,收起个人的脾性、爱好和感受,把小我融入更大的社会需求里去。

我是年纪比较大了才到这个工作平台上,想尽可能地把这段时间用好,承担起组织赋予的社会职责,施展、实现自己对于艺术和社会的抱负。

因此我做了减法。确保重要的创作和重要的研究,把一些事情舍弃掉,比如应酬、聚会、个展等可能对自己帮助大、但对社会影响不大的事情,暂时放下。

我们回顾岭南画学前贤的时候会看到,丹青画只是他们煌煌

余生身兼多职,在广东的美术史和文化史上少有前例。您觉得会后有来者吗?

李劲堃:

万事